

冰河

第二部

江馬修著

力生譯



1990年

冰河

第二卷

沈从文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冰

河

第二部

〔日〕江馬 修著

力 生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江 馬 修
冰の河第二部

本書根据理論社1955年版本譯出

中譯本插图作者 佐藤忠良

冰 河

第二部

著 者 者 [日] 江 馬 修
翻 譯 者 力 生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 1/32 印张：12 5/16 插页：5 字数：269,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858

定价：(九)1.85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日本共產黨員老作家江馬修所写的反对日本軍国主义的小說。故事通过山中村破落地主家庭的女儿岩本敏子的一生，反映了战时日本社会的悲惨面貌。敏子的哥哥惠介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做了共產黨員，因反对侵略战争被捕入獄。敏子認為这是她家庭的奇耻大辱，一心要重振家譽，在太平洋战争期中，就成了一个积极支持侵略战争的所謂后方妇女模范。哪知結果却使自己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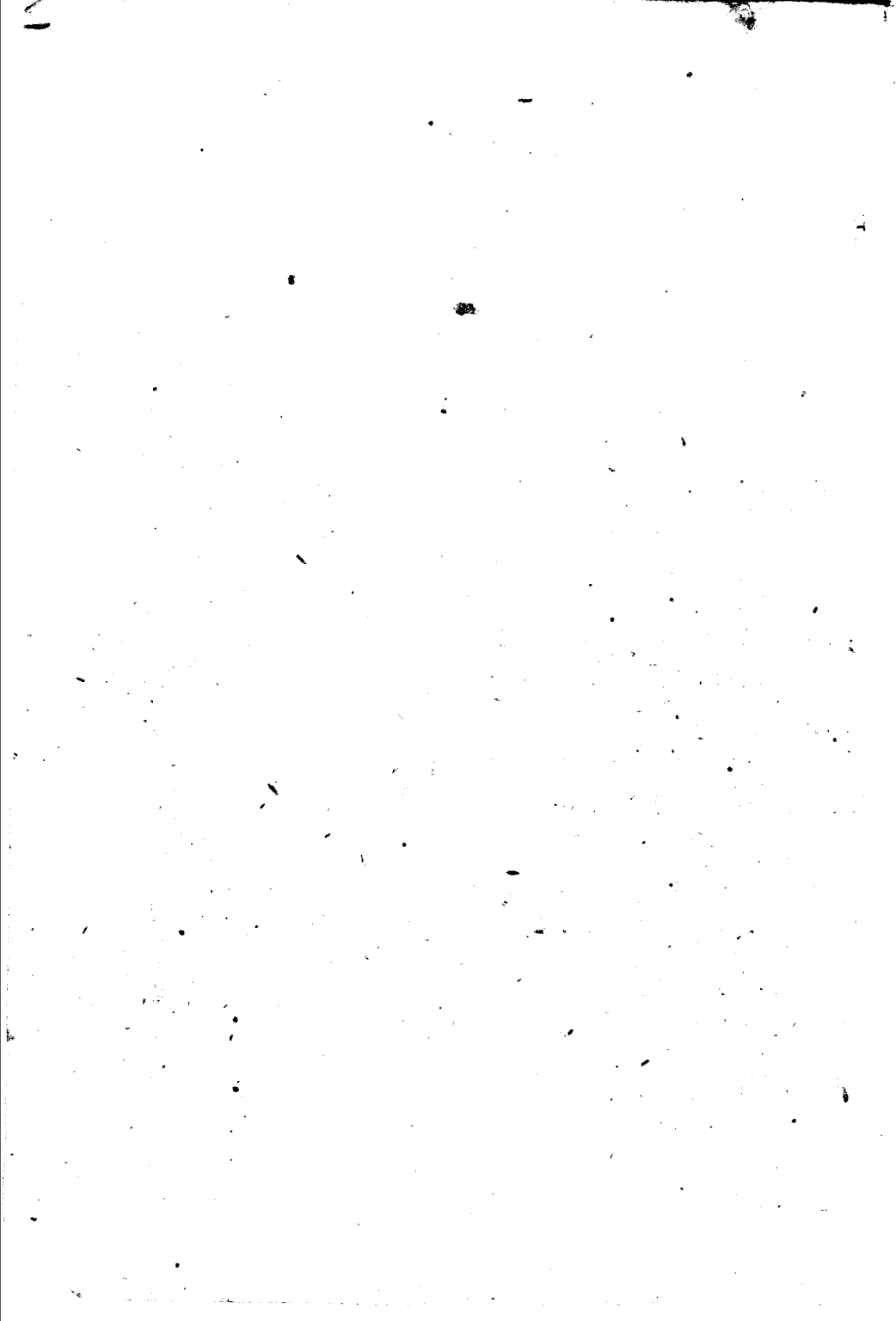
作者最后着力描写了惠介在日本战败后出獄回到山中村的时候，通过进步的知識分子金井医师团結了农村青年，在当地成立党的基层組織，使我們看到，覺醒了的日本人民，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向着未来的光明奋勇前进。

目 次

第四章	8
第五章	77
第六章	161
第七章	222
第八章	305
譯后記.....	384

冰 河

第 二 部



第四章

四月里的一天，太阳下山不久，天刚黑，敏子在屋后空地上的椭圆形浴桶里洗澡。全身浸在满满的浴汤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浴桶旁的烧水爐子①，不绝地从火口发出木柴的燃爆声；火光摇曳，附近濡湿的枯草地上和还没有长出新叶的树林子，都被映照得红晃晃的。

千代从厨房②那边高声地喊问：

“水够热吗？要不要加火？”

“行，已经够热了。”敏子应声回答。

“那末要加水吗？”老女佣再问。

“不要，正好。”

她回答后，不知怎的独自笑了起来。

她自昨晚这时刻上床，只在今天中午吃饭时起来了一会，就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现在，差不多整整睡了一昼夜，连上午村公所里的大政翼赞会③例会，也没去参加；还有妇女会和其他的好些事务，也没去办。她素来办事挺热心，而且要求严格，这回算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大概因为近来工作实在太辛苦，才难得这么休息一整天。现在到底已经睡够了，起得床来，浴水正好烧得热呼呼的。

春寒料峭，山地的夜气，砭人肌骨；敏子浸在温暖的浴汤里，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大屋子擋在前面，看不見月儿，大概它就要西沉，星空泛着一片淡淡的青光；里山的松林浮現在青光里，山崗尽头的岩本家墓地，倒也隱約可見。寂靜极了。远处，山中川水声琮琤，这是她自婴儿时代就已經听熟的，不太刺激听觉。倒是那从后山流下来的一条細澗，穿过屋边草丛，发出汨汨的流声，听来却异常清新、悅耳。从村庄那边，远远傳來犬吠声；还有路边的水車，緩緩地、然而不停地发出嘰嘰嘎嘎的輪轉声。突然，只听后山上有一只夜鳥，不知受了什么惊吓，吱吱吱地尖叫着，拍拍翅膀飞走了……

敏子浸在浴湯里好不舒适，一双眼睛忽張忽閉。正在这时候，竟从一个不太远的地方，断断续續傳來一种好象浆果核子含在女孩舌头上巧妙吹奏出来的哨音……

“啊哟，这不是青蛙在叫嗎！”她不觉喃喃自語，側耳諦听。

一点儿不錯！幼小的青蛙，好容易熬过漫长的严冬，現在大地春回，它也苏醒过来，虛怯怯地在初試歌喉了。那是多么嬌嫩，而且富有生气啊！这，强烈地感动了敏子，不觉热泪盈眶。那早已遗忘的好象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現在忽然在她心头綻出新芽，深藏在体内的生命之泉突然迸发了……

她一跃而起，站在桶里用毛巾擦洗身体。她感到了生命的无限可喜。唔，一个正当大好年华、身体这样健好、而且又是白璧无瑕的处女，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她覺得自己已經回到多少年前那純真、明朗而且自由的境界里……

① 日式木制浴桶，一端附有燒水裝置与桶相通。

② 参看第一部第57頁注③。

③ 日本軍国主义政府当时的諮詢机关，分支机构遍設全国。

浴湯的热气籠罩上半身。她独自引吭高歌，冲口唱出来的，是休曼的“流浪之民”。不唱这支歌已经多少年了呵！在中学时期，唱歌是她爱好的课程之一，特别爱唱这“流浪之民”和“罗雷莱”。但自发生战争以来，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这門爱好丢掉了。有时偶尔哼哼，也无非是些“欢送出征歌”呀，“爱国进行曲”呀，“爱馬之歌”之类……

可是此刻，她却情不自禁地唱起这支久已忘掉的“流浪之民”来了。

千代穿着扎脚裤，蹣跚地边走边甩袖带绑袖子^①，从厨房的狭窄的后門走出来。她先朝爐口察看一下柴火，然后照例想替敏子擦背。可是，这时敏子正沉湎在幸福和喜悦的情境里，不愿被搅乱，就温婉地回絕了她，繼續直着嗓子尽情唱自己的歌。

月儿是什么时候落下去的呢？原先四处映着一片青光，现在已经消褪；周围的树林和巍峨的后山，都罩上了暗幕。黑而且深的天空，星星显得更多了。可是，敏子依然在唱歌。幼蛙的鸣叫，依然乘着歌声的間隙，断断续续地傳到她耳鼓里……

洗完澡，敏子走进厅屋，拿原先脱在屋角上的衣服穿起来，回到自己房里。她坐在鏡台前，揭去长鏡子上的紅罩巾，明亮的鏡子里，反映出只有半边受到电灯光的微暗的脸影。睡后蓬松的头发，现在变得更乱，而且湿漉漉；可是脸上的神情，却从来没有这样开朗而且愉快过。很久以来显得暗淡无光的小胖子，现在好象天上的星星，从无边眼鏡后面閃耀着光輝。浴后的脸色，象牛乳一般膩滑而且皎洁，两颊上浮着紅霞。櫻桃小嘴隱隱含有笑

① 日式衣服袖子很宽大，做事时要用带子把它綁在肩背上。

意，仿佛在說：

“我還年輕，我還要好好地生活下去，我還有更大的幸福在前面。在社會上，我的聲譽不壞；然而，我是一個女性，除了這些什麼聲譽之外，還有其他真正的幸福要追求。”

她除下眼鏡，開始梳妝。先擦雪花膏，又用粉扑子在潤滑的皮膚上敷些略帶綠色的香粉，然後薄施胭脂和口紅，最後把眉毛描成新月形。——已經多少年沒有這樣認真地打扮了啊？簡直想也想不起来了。至少，自從全心全意參加戰時的社會活動以來，對這種事已經一點也不感興趣，並且平日反對婦女們塗脂抹粉，一貫站在最前列。此刻呢，開始時原不過隨興而為，可是後來卻覺得這玩意畢竟有意思。瞧，自己的容貌經過一番化妝，不是變得更美麗，更嫵媚了嗎！明眸皓齒，處處放射著幸福和喜悅的光芒。她對鏡中的自己，不禁嫣然而笑。

接著，她彎起圓潤的雙臂，玉指纖纖，拿了黃色梳子，慢慢地梳理著蓬鬆的頭髮，最後束打髻子。這時，她腦海里忽然掠過一個思想：

“噲，我這樣沒命地打扮著，到底為的什麼啊！又不是上戲院看戲，又不是跟誰約會。打扮得再漂亮，到頭來還不是去睡覺！”

同時，她又回想起來，作太郎叔叔曾經對她說過这样的话：

“想到目前的大姑娘們也真可憐！年輕的小伙子，一個個全被拖到中國大陸去打仗了。打死的打死，沒打死的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等到再過幾年，戰爭結束，小伙子們回得國來時，目下的毛頭姑娘都已成批成批地長成了大姑娘，原來的姑娘卻變成誤過婚期的老小姐了……”

這些話，敏子當時聽在耳朵里，仿佛受了莫大的侮辱，曾狠狠地盯著叔父的側臉瞧，恨的了不得。其實，這不正因為叔父的話

太刺中了她的要害嗎！至少現在，是不能不承認這番話的真實性了。

鏡中的臉容，頓時變得陰沉了，瞳人的光輝消失了，正在束着發髻的雙手也鬆勁了。這時，卻從鄰室傳來立花緩緩踱步的聲音，她知道這是他在從事寫作時常有的習慣。

“立花先生，”敏子驀地喊道，“太太還沒有回來嗎？”

“是，還沒有。”立花因為長時間的沉默，嗓音有點兒枯澀。
“一定又是公司請客，被拖出去應酬了吧。”

口吻里帶着失望、孤寂和無法隱藏的不滿之情。

原來，近子已經進了T市盡頭那“和田鐵工廠”工作。每天穿着西式服裝，騎着自行車早出晚歸。這家鐵工廠是去年秋天，為防避空襲，從東京疏散到這裡來的，大約有兩百個男女工人，主要業務是製造飛機零件，供應軍用，所以很賺錢，也很出名。公司經理名叫和田壯太，三十四五歲，在事業經營上很有一手，同時又是東亞會——以日陸軍大將為首的法西斯團體——的幹事。因此，在廠內辦了一所學校，招收青年予以技術訓練以外，一面盡力灌輸軍國主義的教育。近子初進廠時擔任管理女職員的職務，不久，由於她的美貌和城市女性所特有的伶俐很受廠主賞識，一下子就升上去做了經理室秘書。現在她的主要職務是：招待川流不息來廠監查和聯絡業務的文武官員，采辦黑市食品餽張羅供經理出差時送人情用的禮物——也就是納賄品……

近子曾經很自負地對敏子表示，她進軍需工廠工作，立意正是為戰時大後方服務。但是敏子並不太相信這種話。她和立花夫婦住在一個屋宇下已經三年多，你還瞞得了她嗎？這位當過大學老師的立花先生，清風兩袖，家無恆產，也沒有什麼固定收入，生活非常艱困；夫人的進廠工作，分明是為了解決夫婦兩

口子的生計。但是，敏子对立花，却并不因此而心存藐視。相反的，她看到夫人每天得意揚揚地进城工作（虽然口头上也不絕地在罵公司），对丈夫的日常生活絲毫不給照料，有时甚至态度很暴躁；立花却甘于忍受这一切，只顧埋头讀書和写作，这，就越发加深了她对他的尊敬和同情。虽然自己并没有太明确地感觉到，其实潜意識里已經怀着一股想在私下帮助他、安慰他的真实意愿了。

停了一会，敏子嬌声嬌气地喊道：

“立花先生。”

“什么呀？”立花依然在踱步。

“我，有点儿事情想請教一下，可以来打扰嗎？”

“行，請过来吧。”他停了停，又說，“剛才唱‘罗雷莱’的是你？唱得多漂亮啊。”

“唱得漂亮嗎？嘴，嘴，嘴。讓你都听見了，真难为情呢。”

“哪里，好久不听这样的歌儿，听了真令人神往，甚至使我一时忘掉这是战时哩。”

鏡中的臉容重新明朗起来，眼珠子重新放出光輝。她快地束好发髻，忙拿下挂在屋角衣架上的衣服穿着。为什么剛才那么忧郁，現在却这样兴匆匆地要出房去呢？——是要趁近子还没回来的当儿，爭取跟立花多談一会。

数分鐘之后，敏子来到立花房里；两人隔着火鉢相对而坐。屋角的大台子上，从綠罩伞台灯发出恬靜的光；灯光下，只見打开着的書本、写好和才写到一半的原稿紙杂然而陈。尽管杂乱，但看得出来，那上面却保持着屋子里的主人曾經全神貫注于工作的一种节奏。

“不会妨碍先生的工作嗎？”敏子望望台子，显得有些不安

地說。

“不，沒有關係。正想休息一下呢。——寫得很不痛快。”

他態度安詳地回答，一面擦火柴點煙。

“哎喲，火鉢里沒有生火？”

敏子看看火鉢里的火早已熄滅，摸摸南部鐵水壺^①也是冰冷的。

“噯，如果要一點火末，別客氣嘛，向我們要就是了。這樣竟弄得連茶都沒得喝。太太不在家的人真可憐啊，喲，喲，喲……”

也不知是挖苦，還是說笑。她邊說邊提起了鐵水壺，敏捷地跑出房去。沒多一會，一手提着熱水，一手鏟了滿滿一鏟炭火回到房里。又拖過炭簍，立刻給生起旺旺的火來；把鐵水壺擱在火上，水一下就滾了，噴出熱呼呼的白色蒸汽。

“先生，晚飯吃過沒有？”她很關心地問。

“是，吃過了。”

“真的？我可有點兒不放心。立花先生，今後要是太太回得晚，就請到廳屋里來和我們一起吃吧。只不過沒有好菜罷了……”

“不，沒有問題。不敢打擾。況且我的胃口不好，甚至喝些茶也可以度過一頓。為了寫作，倒還是這樣方便。”

他照舊低着眼睛，提起鐵水壺，把開水沖進茶壺里。

“先生，那不行。一日三頓飯決不可以馬虎。哦，怪不得，我說近來先生為什麼氣色不太好，而且瘦了。”

她忧心忡忡地凝視着立花。

“哪里，不礙。大概只是少運動吧……”

① 产于日本陆中、陆奥一带南部地方，壺面多作斑紋紋。

立花給敏子敬茶，自己也拿着茶杯边喝边含笑地望望对方。这才发觉，敏子竟然打扮得异常漂亮，眼珠子閃着星星般的光辉；特別稀奇的是，从她身上飄送过来一陣陣的香水味。至少，他从来也沒有見過她这样的美，这样的富有魅力。这可使他感到有些不安。

“怎么样？”他这才猛然清醒过来似地問，“你想和我談談什么？”

“唔，也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事……”

她一时感到有些窘，低头望着自己的膝盖。是的，事实上她并没有什么特別要談的事，那只是来这里的借口罢了。但是临到这时，却不能不提出一点事情来掩飾一下了。

她順着当时的情調，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說：

“其实因为近来妇女会碰到了一个问题，伤透脑筋。說出来真有些难为情……”

她羞得臉紅耳赤。結果，說是邻村有一个出征軍人家属，今年三十五岁，丈夫在两年前出門以后，她一直都能安分守己，勤勞度日，村人們个个称贊。……哪里知道，听說十来天前，她居然产下了一个私生子……

“我初听这話，決不相信。”敏子說，“这个女子，我本来認識，真可說得是一个干活能手，一点儿也看不出会这样墮落。可是經過向各方面詳細打听之后，才知道竟完全是事实；使我呆了半天。这一来，先生，日本女性的臉全給丟光了！如果这种事情，傳到在中国大陆打仗的日本軍人耳朵里，将会怎么样呢？将会弄得誰也无心打仗了！”

她滔滔地說着，好象是亲身受了莫大屈辱，眼眶里射出憤激的泪光。

“不錯，”立花似乎也被這問題惹起了很大興趣，“這是個麻煩的問題。那末，婦女會里大伙的意見怎麼樣呢？”

“婦女會里都是些無知無識的鄉下女子。有一個大嫂說，‘噢，已經生下來了？這真糟糕。早些打掉倒好。’另一個嫂子跟着說，‘我也有一家鄰居，丈夫早已出征，媳婦兒的肚子大起來了，她就暗下把胎兒打掉。這才做得好，真是神不知鬼不覺。’”

“噯，她們竟是這樣的看法？……”

“嘿，全不成話！又有的說，‘事情既然發生了，還有什麼可說的？’有的說，‘這事情不但本人失面子，對村子說來也失面子，還是少張揚的好。’還有更甚的，說什麼‘這種事並不能過分地責備她。大家都是人嘛，就是我們，往後也保不定會干出什麼來。’……這些人就是這樣說說笑笑，對這媳婦兒的墮落行為，簡直一點兒也不覺得可耻，反而都在包庇她似的。”

“是的。”立花一邊深思，一邊說，“照我的想法，這大概也不是個別村子里的問題。有一次我在T市，聽說，現在市里的產科醫生，承接那種秘密業務就很興隆。可以肯定，其他各地也有同樣的情況。所以我想，對這個問題，不但婦女會感到尷尬，就是全國的警察和憲兵也很感棘手吧。”

“要是這樣，那就更糟了。對出征軍人家屬的行為就更有嚴加管束的必要。我認為對這事情，婦女會應該首先負起責任來。由我們跟警察局和憲兵隊取得聯絡，對那些在出征家屬家里走動的可疑男子，進行嚴密監視；同時，如果發現征屬婦女有行為不規矩的，就辦她一個通奸罪，並且作為敵國的第五縱隊①重重處罰，用來做誠大伙。你說行嗎？”

① 帝國主義秘密派在外國和利用當地奸細從事破壞活動的特務人員。